



王国华,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,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南宋孝宗乾道六年(1170),著名诗人范成大奉命出使大金国。在南京(即开封,北宋时的东京汴梁,被大金国改称为南京),范成大出西御廊门,“过交钞处”,即生产“交钞”的地方。所谓交钞,乃“交子”,最先出现在北宋时期的益州(四川成都),是一种存款取款的凭证。商人带着大量金银财物出行不便,就把现金交付给铺户,此地存完,拿着凭证(交子)在异地支取,铺户收取一定保管费。北宋景德年间(1004—1007),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,指定16户富商专门经营。交子信誉日佳,百姓信任有加。后来政府公开发行交子,将其由存取款凭证提升为货币。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。

但纸币有纸币的不足。一旦社会动荡——农民起义啦,改朝换代啦,外族入侵啦等等,纸币不被承认,分分钟就会变成废纸。而那时候这样的事儿经常发生。因此比起黄金、白银、铜钱来,保值指数严重偏低。那些贵重金属,即使不作为货币使用,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没有人敢和一只猫头鹰对视。猫头鹰的眼神太可怕了,怒目圆睁,似寺庙里的四大天王。最可怕的不是猫头鹰的样貌,而是关于它的传说。在乡间,老人们常说,如果你在树林里遇见树梢上有一只猫头鹰,那只猫头鹰如果对你笑,那么,你就完蛋了,你的魂魄会被猫头鹰勾走。

猫头鹰有这么邪性吗?当然不会。我理解的是,猫头鹰是飞行的猛禽,最大的猫头鹰伸展翅膀,足足有两米多长,一只成年的猫头鹰的身高也有八九十厘米,这样的体格,恐怕和老鹰差不多,瘦弱一些的乡间娃娃,很可能被猫头鹰伤害,叼走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故而,老人们这么说,是让我们距离猫头鹰远一些,以防伤害。

猫头鹰会笑吗?反正我是没有见过它笑,想必即便它会笑,笑起来也一定很诡异吧!倒是听过猫头鹰的叫声,尤其是在夜间,很是吓人。

有时候,在乡间走夜路,冷不丁看到树梢上有两颗玻璃球一样幽蓝的眼睛,不用怀疑,那一准是猫头鹰。夜间的猫头鹰,蹲守在树梢上,站岗一般,两眼放光,打量着林下活动的田鼠,一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暮春时节,葡萄架上新绿初绽,枝叶间藏着细碎花苞,风过处,新叶舒展,如绿蝶蹁跹。正午阳光浓烈,一架架排列齐整的葡萄,恰似列队待阅的方阵。不多时,中菲葡萄酒庄便到了。

人得室内,空气中酒香流溢。品酒师手执高脚杯,先倾入干白,手腕轻旋间,酒入杯中,酒液在瓶口收住,动作似行云流水。初看竟与纯净水一般澄澈。轻嗅之下,清冽果香裹挟着酒香扑面而来。品酒师道:“将杯倾斜四十五度,酒色最是耐看。”依言转动杯盏,灯光旖旎,如梦似幻,杯中酒仿佛被施了魔法,漾出迷人光晕。遂取相机拍下两张,灯光下,白葡萄酒泛着碎金般的光泽,恍若液态黄金;红葡萄酒则红得明艳,恰似水中绽放的玫瑰,潋滟生姿。此刻,称它们为白玫瑰与红玫瑰再贴切不过,当此际,白玫瑰与红玫瑰,静静汪在杯中,熠熠生光。

白葡萄酒名霞多丽,入口滋味纯粹,果香盈口。初尝带一丝微酸,涩

自身也值不少钱,甚至可以和他们代表的价值等值。金银尤是。乱世人们愿意携带黄金出逃就是这么个道理。而大金国建立之前干脆就没有“钱”这种东西。游牧民族,以物换物,有肉吃有奶喝,足矣。

到了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铸了“正隆钱”,但数量不多,商业往来,主要还是用“中国旧钱”,也就是宋朝铸的铜钱。拿境外的钱当自己的钱,这种事并不是特例,清朝末年,西班牙的“本洋”、墨西哥铸造的鹰洋一度成为中国百姓最普及的钱币。不过,大金国虽然占领了中原大片领土,但始终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,似乎预感自己随时会被赶走。他们待在东北最踏实,不把南方当自己的家,“不欲留钱于河南”,于是也在中原发行、使用“交钞”,仿造北宋的楮币(因楮树皮可以造纸,统称纸为楮),

到了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铸了“正隆钱”,但数量不多,商业往来,主要还是用“中国旧钱”,也就是宋朝铸的铜钱。拿境外的钱当自己的钱,这种事并不是特例,清朝末年,西班牙的“本洋”、墨西哥铸造的鹰洋一度成为中国百姓最普及的钱币。不过,大金国虽然占领了中原大片领土,但始终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,似乎预感自己随时会被赶走。他们待在东北最踏实,不把南方当自己的家,“不欲留钱于河南”,于是也在中原发行、使用“交钞”,仿造北宋的楮币(因楮树皮可以造纸,统称纸为楮),

到了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铸了“正隆钱”,但数量不多,商业往来,主要还是用“中国旧钱”,也就是宋朝铸的铜钱。拿境外的钱当自己的钱,这种事并不是特例,清朝末年,西班牙的“本洋”、墨西哥铸造的鹰洋一度成为中国百姓最普及的钱币。不过,大金国虽然占领了中原大片领土,但始终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,似乎预感自己随时会被赶走。他们待在东北最踏实,不把南方当自己的家,“不欲留钱于河南”,于是也在中原发行、使用“交钞”,仿造北宋的楮币(因楮树皮可以造纸,统称纸为楮),

到了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铸了“正隆钱”,但数量不多,商业往来,主要还是用“中国旧钱”,也就是宋朝铸的铜钱。拿境外的钱当自己的钱,这种事并不是特例,清朝末年,西班牙的“本洋”、墨西哥铸造的鹰洋一度成为中国百姓最普及的钱币。不过,大金国虽然占领了中原大片领土,但始终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,似乎预感自己随时会被赶走。他们待在东北最踏实,不把南方当自己的家,“不欲留钱于河南”,于是也在中原发行、使用“交钞”,仿造北宋的楮币(因楮树皮可以造纸,统称纸为楮),

到了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铸了“正隆钱”,但数量不多,商业往来,主要还是用“中国旧钱”,也就是宋朝铸的铜钱。拿境外的钱当自己的钱,这种事并不是特例,清朝末年,西班牙的“本洋”、墨西哥铸造的鹰洋一度成为中国百姓最普及的钱币。不过,大金国虽然占领了中原大片领土,但始终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,似乎预感自己随时会被赶走。他们待在东北最踏实,不把南方当自己的家,“不欲留钱于河南”,于是也在中原发行、使用“交钞”,仿造北宋的楮币(因楮树皮可以造纸,统称纸为楮),

到了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铸了“正隆钱”,但数量不多,商业往来,主要还是用“中国旧钱”,也就是宋朝铸的铜钱。拿境外的钱当自己的钱,这种事并不是特例,清朝末年,西班牙的“本洋”、墨西哥铸造的鹰洋一度成为中国百姓最普及的钱币。不过,大金国虽然占领了中原大片领土,但始终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,似乎预感自己随时会被赶走。他们待在东北最踏实,不把南方当自己的家,“不欲留钱于河南”,于是也在中原发行、使用“交钞”,仿造北宋的楮币(因楮树皮可以造纸,统称纸为楮),

到了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铸了“正隆钱”,但数量不多,商业往来,主要还是用“中国旧钱”,也就是宋朝铸的铜钱。拿境外的钱当自己的钱,这种事并不是特例,清朝末年,西班牙的“本洋”、墨西哥铸造的鹰洋一度成为中国百姓最普及的钱币。不过,大金国虽然占领了中原大片领土,但始终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,似乎预感自己随时会被赶走。他们待在东北最踏实,不把南方当自己的家,“不欲留钱于河南”,于是也在中原发行、使用“交钞”,仿造北宋的楮币(因楮树皮可以造纸,统称纸为楮),

到了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铸了“正隆钱”,但数量不多,商业往来,主要还是用“中国旧钱”,也就是宋朝铸的铜钱。拿境外的钱当自己的钱,这种事并不是特例,清朝末年,西班牙的“本洋”、墨西哥铸造的鹰洋一度成为中国百姓最普及的钱币。不过,大金国虽然占领了中原大片领土,但始终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,似乎预感自己随时会被赶走。他们待在东北最踏实,不把南方当自己的家,“不欲留钱于河南”,于是也在中原发行、使用“交钞”,仿造北宋的楮币(因楮树皮可以造纸,统称纸为楮),

到了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铸了“正隆钱”,但数量不多,商业往来,主要还是用“中国旧钱”,也就是宋朝铸的铜钱。拿境外的钱当自己的钱,这种事并不是特例,清朝末年,西班牙的“本洋”、墨西哥铸造的鹰洋一度成为中国百姓最普及的钱币。不过,大金国虽然占领了中原大片领土,但始终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,似乎预感自己随时会被赶走。他们待在东北最踏实,不把南方当自己的家,“不欲留钱于河南”,于是也在中原发行、使用“交钞”,仿造北宋的楮币(因楮树皮可以造纸,统称纸为楮),

到了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铸了“正隆钱”,但数量不多,商业往来,主要还是用“中国旧钱”,也就是宋朝铸的铜钱。拿境外的钱当自己的钱,这种事并不是特例,清朝末年,西班牙的“本洋”、墨西哥铸造的鹰洋一度成为中国百姓最普及的钱币。不过,大金国虽然占领了中原大片领土,但始终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,似乎预感自己随时会被赶走。他们待在东北最踏实,不把南方当自己的家,“不欲留钱于河南”,于是也在中原发行、使用“交钞”,仿造北宋的楮币(因楮树皮可以造纸,统称纸为楮),

大金国的货币忧患意识

自身也值不少钱,甚至可以和他们代表的价值等值。金银尤是。乱世人们愿意携带黄金出逃就是这么个道理。而大金国建立之前干脆就没有“钱”这种东西。游牧民族,以物换物,有肉吃有奶喝,足矣。

到了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铸了“正隆钱”,但数量不多,商业往来,主要还是用“中国旧钱”,也就是宋朝铸的铜钱。拿境外的钱当自己的钱,这种事并不是特例,清朝末年,西班牙的“本洋”、墨西哥铸造的鹰洋一度成为中国百姓最普及的钱币。不过,大金国虽然占领了中原大片领土,但始终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,似乎预感自己随时会被赶走。他们待在东北最踏实,不把南方当自己的家,“不欲留钱于河南”,于是也在中原发行、使用“交钞”,仿造北宋的楮币(因楮树皮可以造纸,统称纸为楮),

夜行者猫头鹰

有风吹草动,猫头鹰倏地飞起,只一扑,老鼠就在猫头鹰的利爪之中。有很多老年人说,不管是田鼠家鼠,只要看到了猫头鹰,骨头都吓酥了,不敢动弹,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。这么说,对于鼠类这些乡野之中的不轨份子,猫头鹰就好比是警察了,伺机而动,把一切不法者逮个正着。

在皖北,猫头鹰还有个非常萌的称谓——“猫儿头”。这名称,似乎在说乡间谁家的黄毛丫头,最后一次也应该说的是阿猫阿狗。猫头鹰的样子,兼具了猫和鹰共同的特点,猫眼,又比猫眼更犀利,鹰嘴,又比鹰嘴更温婉一些。这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,组合在一起,是有一些萌萌哒。

看过韩美林画的猫头鹰,两只大眼睛,黑眼圈,帅气的双耳,目光如炬,身体基本上是被忽略掉的,最多是画一些块状的羽毛,搭配一些青褐色,总体感觉,还是可爱的。甚至还看到他画的抛媚眼的猫头鹰,一只眼

品酒记

味先至,而后余韵微苦。恍惚间,想起王翰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”的豪迈,此时虽无沙场琵琶声,手中这杯酒,已将人引入诗意微醺的境地。

稍后转至天塞酒庄。品酒师似要考验众人味觉,取出的亦是一款霞多丽。酒色白中泛浅黄,淡淡果香萦绕,入喉轻盈飘逸,如凌波仙子踏水,不着痕迹。另有红酒名赤霞珠,色若丹砂,明艳动人。轻抿一口,竟如李莫愁拂尘扫过,气息迅捷凌厉,人在愣怔间,腹内已觉气息腾起,滋味醇厚浓烈。《神雕侠侣》中李莫愁人称“赤霞仙子”,美艳狠绝,一生痴恋陆展元而不得。元人张可久曾写“芙蓉春帐,葡萄新酿,一声《金缕》樽前唱。锦生香,翠成行,醒来犹问春无恙,花边醉来能几场?”词中黄四娘与白侍郎的缱绻,终究是与

严令百姓必须使用,伪造者斩首。暗地里,他们却偷偷将铜钱、银两运回北方。范成大将这种行为总结为“阴收铜钱,悉运而北”。于是,黄河北岸用铜钱、银两,南岸用交子。

大金国统治者的小九九是,万一将来南宋大军攻来,我们把钱都带走了。金属铸造的钱是硬通货,走遍世界都通用。留给你们的交子,只是一堆废纸。

现在打量大金国的行为,我们都会感到可笑。在当时,倒也不失具有忧患意识的选择。手中有粮,心里不慌,家中有金属货币,不再怕世事更替。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。转眼到了手机支付时代,发个一元的红包跟发个一亿元的红包几乎没什么区别,就是多按几下键而已。这样的花钱,虽没了质感,但也正向交易的本质接近,即,交易靠的是信用,不是钱币本身。钱币迟早成为虚拟的计量单位。如果在今天,不知道大金国还会把什么偷运回本部,想想挺失落的。

睛睁着,另一只眼睛在眨,睫毛很长,比小姑娘刷了睫毛膏的效果还好。韩美林先生在安徽淮南下放过,猫头鹰自然是见过的,不然,不会画得这般传神。猫头鹰在动画片中,也是可爱的存在,一般都不会凶神恶煞,两只眼睛,是地道的“大眼睛”,讨喜的。韩美林先生画过的猫头鹰之多,足够数百只吧,他还养过猫头鹰,他在文章里说:“十几年前我去黄山时,有人送了我一只猫头鹰,没有巴掌大,吃肉比我馋,一天到晚不离我,像个孩子。它那一睁一闭的阴阳眼像个小孩子,老谋深算的样子很可笑,更可爱……”由此足见,韩美林先生对猫头鹰是爱之深的。

我一直觉得,看一只猫头鹰,应该在满树葳蕤的枝叶中,猫头鹰是藏在其中的,它好似红花,周遭都是它的绿叶,若是在光秃秃的枝干上,猫头鹰就显得尤为巨大,就有一些吓人了。还是让它晚上出来比较好,省得吓人,更省得它对人笑,吓得小娃娃们疯狂跑开,嘴里喊着“妈呀!”

我估计,猫头鹰即便是笑,也是被这些胆小如鼠的娃娃们给逗笑的。

那位赤霞仙子无缘了。人生憾事,十之八九,终不过是一念情执。

霍拉山下,四野莽莽戈壁。焉耆盆地卧于群山之间,因独特地理气候,葡萄种植绵延十余万亩。每至初春,绿浪便如绸缎般逶迤铺展,成了戈壁之上的一块绿宝石。所酿葡萄酒美名远播,境内诸多酒庄,也成了人们休闲度假的好去处。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,酒酿成,在时光中沉淀、发酵,酿出的何止是醇香,更有岁月的滋味。

古人云“我观人间世,无如醉中真”,曹操有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的慨叹,杜康成了“何以解忧”的寄托,陶渊明写下“忽与一樽酒,日夕欢相持”的惬意,阮籍亦有“泛此忘忧物,远我遗世情”的超脱。人之爱酒,亦是因在酒中微醺沉醉,暂脱尘俗烦恼,乐而忘忧。

我虽非善饮之人,今日却有幸品尝数款红酒。在酒香萦绕、诗意流淌间,人也仿佛沾染了几分风雅之气,沉醉在这葡萄酒编织的美妙世界里。